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編年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 天 出 版 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	作
御批通鑒綱目	卷二九—卷四三下		宋・朱熹撰
卷二九		一六八—一	尹起莘發明 劉友益書法
凡八年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盡甲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			元・汪克寬考異 王幼學集覽正誤 馮智舒質實 諸家所著各自爲 書至黃仲昭始匯 於逐條之下
卷三〇		一六八—三四	清・聖祖仁帝就之御 批刊行
凡二十一年 起乙酉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武帝正始二年盡乙巳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卷三一		一六八—八三	
凡七年 起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盡壬子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永熙元年			
卷三二		一六八—一一三	
凡十五年 起癸丑盡丁卯			
卷三三		一六八—一五〇	
凡七年 起戊辰盡甲戌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三四		一六八—一九六	
凡十七年 起乙亥盡辛卯		一六八—二三九	
卷三五		一六八—二八二	
凡十二年 起壬辰盡癸卯		一六八—三三六	
卷三六		一六八—四三三	
凡二十四年 起甲辰盡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		一六八—四九四	
卷三七		一六八—五四三	
凡十年有奇 起戊辰隋煬帝大業四年盡戊寅七月			
卷三八			
凡六年有奇 起戊寅隋恭帝皇泰元年八月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盡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			
卷三九			
凡十六年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卷四〇			
凡二十一年 起辛丑唐太宗貞觀十五年盡辛酉唐高宗龍朔元年			
卷四一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凡三十五年 起壬戌唐高宗龍朔二年盡丙申 唐中宗嗣聖十三年 卷四二 凡十七年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盡癸丑 唐玄宗開元元年 卷四三 凡三十四年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盡丁亥 唐玄宗天寶六載		一六八—六〇三 一六八—六五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十一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考
年盡甲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考

提要分注齊明帝作齊高宗魏孝文帝作魏凡八
高祖梁武帝作梁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



丁齊建武四年魏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考異
丑太和二十一年

主立其子恪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

推奉及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
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
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

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并北中郎司馬蕭毅毅奢豪好弓馬故齊

主因事陷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
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

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嗽粥不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
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

疑異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
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

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
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集

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集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覽引大即自裁之義也詳見宋明
帝泰始七年阿戎思遠小字

二月魏主如平城穆泰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

爲民

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泰伏誅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至獨胡服於其間太子恂將遷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殺隆超初丕及陸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二

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生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岐如白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如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致自恃及魏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集覽規按陜北規猶圖謀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馬集覽也據拒守也陜北謂陜山之北也陜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周禮八柄也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刑德八柄議於槐棘之下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

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

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書法

前書有罪廢爲庶人矣此其書故太子何甚魏主也恂自被廢頗知悔過中尉李彪表其

謀逆遂賜之死則殺之爲過矣故斤書主是故廢不以罪誅以其罪則趙太子章前書廢太子而後書誅廢以其罪殺不以罪則魏太子恂前書有罪廢而後書殺綱目之權衡公矣終綱目書殺太子

三趙太子遼魏太子恂蜀太子元膺

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

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阪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于豐鎬遂還洛陽集覽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三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后

后欲母養太子恪
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

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主聞有魏師遣軍主胡松助成諸陽鮑舉助伐集覽陳思求而不允魏太祖弟陳思王上疏舞陰集覽陳思求而不允魏太祖弟陳思王上疏其雄率魏正誤武帝操之子世祖文帝至之弟也質主竟不允

寶舞陰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魏改臨舞
縣及置期城即隋廢即以縣屬順州唐始改泌陽
縣乾元初屬唐州五代梁初嘗以泌州徙治北宋金
皆屬唐州元初因之後省本朝復置改屬南陽府

書法書伐何
惡驚也

氏帥楊靈珍叛魏

魏以氏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
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宮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討
之

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

初魏主劉宋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
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號百萬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
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
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末卿傷我
偏師罪二也今驚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
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
頭帽伏於竇下突擊之魏主馬俱驚召善射者
乃得免集覽宛宛春秋釋例輕曰襲注襲掩其
不備也宛注見周報王十七年

魏伐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質實

武興即名注見宋
文帝元嘉十九年
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群氏散歸靈珍
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魏主
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
崇也以崇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沔北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葉長圍
以守之韓顯宗屯諸陽胡松引營兵攻其營顯宗力
戰破之斬其裨將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
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
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西之近
雖得推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
賢之齊主詔徐州刺史裴叔業救雍州叔業答稱北
人不樂遠行惟樂抄掠若侵敵境則司難之寇自然
分矣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十餘人齊主
復遣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雍州齊將軍韓秀
方等十五將皆降於
魏魏敗齊兵於沔北

發明

魏主前此伐齊數齊主之罪師出固曰有名
既而返旆北旋不遂賸武亦可嘉矣今又無
故稱兵則非前日之比況時方興起文治而乃侵
伐不已豈其强悍之性固以殺伐為尚乎不然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為戎車屢駕而不知止也綱目於自將伐齊攻南
陽圍新野皆書魏主于上蓋識之爾烏有以帝王
自處而為侵城
畧地之舉哉

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
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
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
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數貯火密使人於深
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
所承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
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成肅
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令填外塹
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
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

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
破之叔業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
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
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停此足矣魏主遣調者
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實
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脩期耳

淮水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齊以劉季連為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
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遥
欣為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
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遥欣有異迹齊主乃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季連為益州刺史使
據遥欣上疏以制之

高昌弒其君馬儒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使入貢于魏求內徙魏主遣韓
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高昌人惡土
不願東遷殺儒立麴質實時車師國名按一統志本漢
嘉為王復臣於柔然質實時車師國名按一統志本漢
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後王治務
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漢元帝時置
戍已校尉也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遂名高昌
有閼伯周者始為高昌王其後麴嘉稱王於此自後
魏至隋皆未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
及都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為交
河郡領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初西突厥據

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
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
府後俱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亦謂之回鶻
宋初西州回鶻遣使來貢元時號輝和爾地太祖平
西域置達魯噶齊監治之本朝其地名曰火州城東
七十里曰柳陳城即唐柳中縣城西百里曰吐魯番
即唐交河縣宣德初火州王哈克繼吐魯番萬戶賽
音特穆爾柳陳城萬戶幹齊爾等俱遣使來貢至今
不絕伊吾注見漢光武中元十五年

書法

外著書殺高昌非純夷也故特書殺綱目外
著書殺六是高昌隋開皇十七年吐谷渾

十九年突厥唐貞觀十六年高
麗開成四年回紇辛亥年契丹

戊齊永泰元年魏
寅太和二十二年
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汴北守將皆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城走

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
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汴北大震湖陽諸
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而食之

書法

於是執齊太守劉思忌思忌曰寧為南鬼不
為北臣乃殺之則死節也其不書何惡驚也

失身於魏逆之朝雖死節如
思忌不書綱目之惡驚甚矣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集覽

鉉胡
反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
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
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
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

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鉅南康王子琳等
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鉅等已死
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南康侍請江泌哭于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
去乃

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兵于鄧城

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而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至襄
陽河北五郡已沒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
憲等帥五千餘人進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
城拒守時將士辱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慧景於南
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且
戰且却魏兵夾路射之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苦
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以十萬
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渴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渴陽以救之
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渴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
使將軍傅永劉藻高聰等救渴陽叔業進擊大破之
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
王肅請更遣軍救渴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
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當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
則下若失渴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
楊大眼吳康生等救渴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
明日士衆奔潰魏人集覽義陽注見梁武帝太清二
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年渴陽縣在渴水之北故
名渴陽渴通作過音古禾反說文質實渴陽按一統
過水受淮陽扶溝浪蕩渠東入淮志本後魏之統
縣名屬譙郡以縣在渴水之北故名隋改曰肥水縣
大業中復改爲山桑縣唐改蒙城縣五代及宋俱因

之金屬壽州元屬安豐
路本朝改屬鳳陽府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
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
貴戚魏主賢之以此汲引而己無復宗族之意冲浸
冲稍稍疎之唯公坐飲袂而已無復宗族之意冲浸
衡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爭辦形於聲色自以身爲
性剛豪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辦形於聲色自以身爲
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怨乃積其前
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數恨久之曰
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
主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
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不
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冲
勤敏強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纔四十而
髮白兄弟四母少多忿競及冲貴祿賜與共之更成
一家歲祿萬匹人以此少之集覽留務留守之事
少之輕
之曰少

魏以彭城王勰爲宗師

魏以勰爲宗師使督察
宗室有不率教者以聞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
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
借之仲雄作懊惱歌曰常歎負情儂即今果行許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王愈猜愧會疾病乃
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
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
受金甌金甌謂鵠也徐州行事謝眺敬則子塋也敬
則子幼隆遣人告之眺執其使以聞敬則五官王公
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呈夜還都敬則不應
召山陰令王詢問發丁可得幾人詢稱縣丁狎不可
集敬則怒將出斬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惟此
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唯其面曰我作事何關
汝小子遂舉兵反前中書令何盾隱居若邪山敬則
欲劫以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
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乃
止盾尚之孫也敬則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
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
孫於是悉召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
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

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
齊主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
雋具對齊主撫牀曰暹先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
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
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
姓擔蒿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
曲阿令丘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銳而烏合易離
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清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
臺軍全至如此則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不得進五
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於曲
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進而圍不開各
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
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
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
子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太守王
瞻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眺

以功還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眺官未及讓祭酒
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
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集覽焦尾琴吳人
耽妻常懷刃欲刺眺眺不敢相見集覽有燒桐以費
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為琴果有美
音而其尾焦故名懷德懷德懷音與農琴歌名謂懷
德而復懷德也大宋重修廣韻注懷德也懷音農
我也吳人語敬則五官王敬則之屬官王公林也為
詹事五官官詎不官猶稱官人詎不猶言豈不若邪
山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自歸漢書鼂錯入官自歸
注自歸帝前首露檀公三十六策正誤敬則五官今
走為上策此讓檀道濟避魏之語按自晉以來
諸郎有五官掾懷德歌今按懷德歌俗間詠之曲
見晉書樂志何起音義懷德烏浩切懷奴浩切與懷同
質實武進按一統志三國魏之縣名屬吳郡晉太康
初別置武進縣於丹陽之東境太興初於武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

僑置南蘭陵郡梁天監中改為蘭陵縣屬南蘭陵郡
隋省入曲阿屬江都郡唐武德中復置武進縣貞觀
中省入晉陵垂拱初復置五代楊吳時徙治郎城與
晉陵俱為附郭縣宋元俱仍舊本朝以晉陵縣省入
改屬常州府曲阿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晉陵省之
縣名屬晉陵郡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初屬毘陵郡後
屬常州唐宋仍舊元屬常州路本朝省
入武進縣為常州府治所今為公館在焉

書法

綱目惡驚則敬則曷為以反書道成誠逆敬
則則不可予也然則敬則實斬其不
書伏誅何所以微示惡驚之意也

發明

敬則高武舊將當蕭驚武逆之時不能討之
乃俛首事賊既受其大司馬之命矣又復舉

兵何哉以反書
之敗死宜矣

秋七月魏省官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碑軍國之用
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
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書法特筆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齊主性情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正觀每
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至
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祐為僕射
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衆事委
孝嗣選先坦之江祐大事與文季祀暄參懷心脅之
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
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情脫寶卷輟哭

大笑謂左右曰集覽禿鷃詩白華有鷃在梁注正誤
禿鷃今按齊主寶卷見羊闡入臨脫憤無髮故笑曰

禿鷃啼來乎以其頭禿而頸長也豈為性貪惡哉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考異

齊二字討
當作擊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秦袁統樹者為主相
帥北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
軍江陽王繼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
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篤彭城王勰內侍醫藥
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又密為壇於汝
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

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
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魁首一人餘加慰撫若

悔悟從役即令赴軍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
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魏

主善之曰江陽可集覽高車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
大任也遂班師

四年乞以身代昔周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乞以
身代其死即此疾有間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稍

間

已齊主寶卷永元元年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
卯魏太和二十三年

侵魏

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
欲復雍州諸即魏遣將軍元英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書法於是齊主鸞殂矣亦書侵
何寶卷固不足以言伐也

魏主還洛陽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
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

襖何謂日新對曰若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
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耶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
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
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
謁而已初馮后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
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后為太保子誕
為司徒脩為侍中聿為黃門郎侍郎崔光嘗謂聿曰

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事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
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
可不慎後歲餘脩以罪黜貶熙
卒此後廢事亦積素馮氏遂衰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二月齊師取魏馬園南鄉三

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質實馬園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園城四十日城
中食盡突圍走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
追又遣軍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
侵擾不親行無以制之遂發洛陽崔慧景攻魏順陽
魏主遣將軍慕容容平城救之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
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
魏主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事
魏主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四

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
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王嘉
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
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
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
均口馮道根曰均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
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鄆城陸道步進列營扣次
鼓行而前破之公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
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顯達
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更以為
江州刺史崔慧景集覽南鄉注見晉穆帝永和十年
亦棄順陽走還均均口史始釋文曰均均皆
水名為市若反陂名在宋地均字本作均並音釣水
出折縣北山入沔案漢地志川水東來折入沔水今
均州因沔水為名均質實六軍周禮天子六軍疏云
均口在襄陽之西

旅之名也漢水按一統志源出隴西郡岷山由漢
中府流經鄖縣均州先化縣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
經宜城縣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於江其水因地而
名曰漢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言之則有
四耳均口注見晉穆帝永和十年鄆城梁之郡名治
陰城縣即秦之鄆縣漢封蕭何於此後周廢入陰城
縣故城在襄陽府光
化縣東北漢江上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曰吾病殆必不
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
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托况汝親賢可不勉之魏
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今復
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
更為未盡始終之美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五

汝叔父魏清規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魏辭
卿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魏曰復官久垂陰德吾死
後可賜自盡塋以後禮遂以北海王詳為司空王肅
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宋弁為吏部尚書與
太尉禧僕射澄六人輔政四月殂于穀塘原高祖友
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
孫避迨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
勿為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底務朝夕
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
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於大臣無
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闕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
其禮每出巡遊有司奏脩道路輒曰祖脩橋梁通車
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
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
不得已不脩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織木而已幼多
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收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

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
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徒御卧與總出入神
色無異遣使奉詔徵太子至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
處分行臺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官乃發喪即
位以遺詔賜焉后死東官屬多疑總有異志密防
之而總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總曰汝
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總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
夷險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等聞焉后死相謂
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
殺我集覽蟬冕注見高帝建元二年魯陽注見漢靈
帝初平元年彦和彭
城王總自稱其字

書法 於是太子發喪即位始以遺詔賜焉氏死此
其先書伏誅何所以著魏主之意也不先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六

伏誅則是太子殺之矣是故著魏主之意則先書
后馮氏伏誅而後書太子恪立著漢主之意則先
書杜重威伏誅而後書漢主承祐立終綱目后書
伏誅二魏焉后唐韋后賀善贊曰孝文在位二十
九年綱目書其善政二十五已親政居十三自居
喪外書禮樂之事二十八而書始者七已親政居
二十書崇先聖興學校之事八已親政居其五至
祠孔子綱目特以如魯城書之與書過書至書進
至者又異矣故
諡之曰文宜哉
發明 孝文魏之賢主所失者用兵不息爾馬圈之
而終于穀塘原書
之于冊亦可惜也

魏以彭城王勰為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

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為相總屢陳遺旨請遂素懷
魏主對之悲慟總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
辭不許
乃之官

魏僕射任城王澄免

澄以王肅爵族而位加已上
誣以謀叛案驗不實坐免

魏王追尊其母高氏為后

魏王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
兄肇為平原公顯為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

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質實 東城注見漢
高帝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七

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
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教等是時揚州
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
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教
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
圖亂將作矣乃密脩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
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時行兄懿罷益州還行即
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主上媒
近左右慄慄忍虛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
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
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
禍發中外土崩即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
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弭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
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弘策
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
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懿不從齊主稍欲行意

而江祜執制堅確左右若法珍等亦每為所裁折無
不切齒祜以齊主失德寢彭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
主劉暄嘗為寶主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主志曰舅
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主不同祜議謀於始安王
暄先遣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祜祜亦以
少主難保勸祜立暄光祜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
時居喪起復謂祜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
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遂還宅行喪暄先遣所親
劉渢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項之暄始以
朓兼衛尉朓懼即以其謀告左與盛又說劉暄曰始
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
人耳暄馳告暄則劉渢及祜收朓付廷尉死獄中暄又以
暄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祜議故祜遲疑
久不決暄先大怨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祜謀齊
主收祜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
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八

奏聞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業皆為官者
裏魚肉還家暄先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暄欣
密謀舉兵將發而暄欣卒江祜誅暄光懼陽狂稱疾
不復入臺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
冶門還於尚方取仗將軍坦歷生說暄光夜攻臺燒
城蕭坦之率臺軍討暄光遣暄先歸衆情大沮坦歷生
敗暄光誅蕭蕭暢潛出詣臺白歸衆情大沮坦歷生
出戰因棄稍降至夜城潰暄先扶稍牀下軍人集覽
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文季坦之為僕射
御力應教執捉刀戟以為儀衛聽應教令之人沈之
檀溪沈去聲投之水中也明年取出以裝艦檀溪在
襄陽府襄陽縣西南又在隨州隨縣案郡縣志云三
國漢先主乘的顯馬西走至檀溪一躍而過即此趙
王倫晉宣帝第九子名倫封趙王後篡位還惠帝於
金墉城聽人穿鼻漢書注穿鼻者控制之義也渭陽

情注見漢章帝建初八年居喪起復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若事急則奪其哀毀之情彊起令復視事也
石林過庭錄云至和間富鄭公曰韓魏公嘗與臣論
起復不是朝廷好事又注見五代晉主重貴開運元
年渢房戎反扶匐扶本匐匐手行也匐本作扶言伏
地也詩谷風凡民有喪匐匐救之記檀弓作扶服救
之鄭玄云扶服並如字又扶音匍匐音並同 質實 檀溪按
蒲北反又孔子問居作匍匐音並同 質實 檀溪按
在襄陽府西四里漢昭烈乘的顯西走至此溪一躍
而過梁武帝鎮荊州潛造器械伐竹木沈檀溪為舟
裝之備即此
處今已涸

書法

祜祀暄光謀廢主則反也書殺書起兵何惡實
卷也然則暄光書起兵矣曷為復書討暄光非
次志欲自立予之是亂未已也是故書起兵所以
示為人主者之戒書討所以正為人臣者之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十九

發明

上書殺僕射江祜侍中江祀則見齊主之失
德故下書暄光起兵不書其反然而不免書
討者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暄光助桀為虐凡蕭齊
猜忌忍虐濫殺諸王皆暄光贊成之卒亦不保其
身是豈果
無天道邪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彝齊

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軍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
淵知南徐州刺史沈陵將叛殺諸城潛為之備屢以表聞
朝廷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奔齊濟淮諸戍
以有備得全郡縣捕送陵黨淵撫而赦之衆心乃安

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

江祜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教之徒皆悉擄用事
時人謂之刀教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

是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如法珍等謂劉暗有異志齊主曰暗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閭徐世擲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集覽世擲匹治反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隆昌事廢帝昭業隆昌元年即明帝建正誤隆昌事今按齊主昭武元年也蕭鸞殺昭業業即位改元隆昌與何嶺謀誅蕭鸞皆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是年七月遂為鸞所弑故鸞戒其子寶卷言作事不可在人後九月魏主謁長陵實長陵按一統志魏文帝陵也在汝寧府汝州東南大龍山顛欲引白衣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魏主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

冬十月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須齊主出遊閉城門名百僚集議廢之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

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簡薄止用羸小者數十人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達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軍擊

顯達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與盛也杜姓宅十二月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與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輒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熱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當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又好擔簞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乘馬集覽爾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杜驥宅畧不暇息集覽爾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二十九

子路結纓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也衛靈公太子蒯聵有遇出奔及靈公卒太子之子輒立是為出公後蒯聵作亂攻出公石乞壺屢攻子路擊斷其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顏師古曰組之小者曰纓纓冠繫也繞於項下以維其冠也蘇注見漢後主建興八年好擔簞好愛擔荷幢幘也本紀曰有白虎幢高一丈五尺齊主嘗於藍質實梁山

統志在和州城南七十五里俯瞰大江與博望山對峙如門亦謂之天門山

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

發明蕭坦之有討平遙光之功劉暄元舅徐孝嗣不書反是皆權其輕重者也惟惡寶卷之不道而欲正之也是以書法如此

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各

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

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

己貴矣人以其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齊永元二年魏世宗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長宣武帝恪景明元年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

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

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唯應

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

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

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

業沈疑未決乃遣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

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十九 三十二

言法 寶卷之世反不書反據遙光陳顓達崔慧景

以壽春縣省入屬鳳陽府

叛而

三月齊巴西亂討平之○魏敗齊師于壽陽遂取合肥

建安質實 合肥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盧江即

齊豫州刺史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沂淮而上以逼

壽陽魏彭城王勰王肅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

李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

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得則壽陽難保懿然之使

建安降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

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

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

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

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

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以討

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

而審與相應分部軍眾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

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

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

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宮

門閉慧景引眾圍之左興盛走逃淮者慧景擒殺之

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齊主遣密使告之懿

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

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

獨遣崔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